

论“接触地带”的空间性及其审美维度

 10.24412/2181-1784-2021-1-649-668

李明辉

兰州大学，研究生

摘要: “接触地带”的原始语境强调“殖民前沿”，中心与边缘的构想模式紧密镶嵌其中。普拉特用巴特神话学解构“旅行书写”的表征方法，批判艺术与帝国意识形态合谋的机制，以及把文化异质性当作文化对抗的根源。“接触地带”成为后殖民研究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的空间对象，并且周边聚合着“接触”“权力不对称”“异质性”等概念，较高负荷性的特征使其能够摆向诸多问题域，如殖民研究、性别研究、教育学研究等。“接触地带”属于空间范畴，在“空间、知识与权力”的三元辩证中，“接触地带”从工具性的分析概念中析离出来而直面其自身的空间属性，而非被权力摆置，释放歧义性、差异性、异质性等边缘声音成为它在第三空间的使命。“丝绸之路”是广义上的“接触地带”，即丝路交流与互鉴的空间依托。赛义德后殖民研究将“感觉结构”固定为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合谋的美学机制，“感觉结构”的交互性核心特征被单向化，而丝路审美可以成为“感觉结构”交互性的有效例证，以此解释“接触地带”的空间性与交互性。在“空间与审美”中横向超越单向化，反驳现代性时间散播而造就边地的垄断行为，丝路审美的空间性潜力得到释放。

关键词: “接触地带”；第三空间；感觉结构；丝路审美

Annotation.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the "contact zone" emphasizes the "colonial frontier", and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is closely embedded in it. Pratt uses Barth's mythology to deconstruct the representational method of "travel writing", criticizes the mechanism of collusion between art and imperial ideology, and regards cultural heterogeneity as the source of cultural confrontation. The "contact zone" has become the spatial object of the postcolonial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edge,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the concepts of "contact", "power asymmetry" and "heterogeneity" are clustered around it. The characteristic of high loadability makes it possible to move towards Many problem areas, such as colonial studies, gender studies, pedagogical studies, etc. The "contact zon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pace. In the ternary dialectics of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the "contact zone" is separated from the instrumental analysis concept and confronts its own spatial attributes, rather than being placed by power. , Releasing marginal sounds such as ambiguity, difference, and heterogeneity has become its mission in the third space. The "Silk Road" is a "contact zone" in a broad sense, that is, the space support for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on the Silk Road. Said's post-colonial studies fixed "feeling structure" as the aesthetic mechanism of collusion between art and political ideology. The core feature of "feeling structure" was unilateralized, and the aesthetics of Silk Road could be effective for the interaction of "feeling structure". Give examples to explain the spatiality and interactivity of the "contact zone". In "Space and Aesthetics", it transcends unilateralism horizontally and refutes the monopoly behavior of the border areas created by the spread of modernity through time. The spatial potential of Silk Road aesthetics is released.

Keywords: "contact zone"; third space; sensation structure; silk road aesthetics

“接触地带”专指历史和地理分割之下，殖民帝国建立的“殖民前沿”空间，强调种族不平等、权力高度不对称等殖民特征。“接触地带”的去殖民化在“表征的接触地带”与“接触地带的表征”这两种观看方式中展开，前者重视实体地理空间，批判将“接触地带”看作单纯“自然化”的物理空间，原住民及其文化则在“帝国之眼”的观看下成为单纯博物学的对象，不可量化的情感、文化以及异质性内容被强制宰割，解释范式表现为自然性质很强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物种、气候、水文等客观物质性。后者重视“构想”的“接触地带”，中心与边缘的结构连同自我（殖民帝国）与他者（被殖民地）共同构筑了帝国意识形态的流向；在解释范式上，“接触地带”本身的空间维度退居其次，话语表征与话语政治成为重点，中心向外辐射至边缘的等级化想象方式造就帝国意识形态本身的“自恋”，将“接触地带”本身视作“沉默”以及“失语”状态，比如分析“接触地带”的艺术形式、艺术形象，人的身份与认同等变化，核心结论在于将多种文化的“即兴”接触当作国家、民族、性别、种族等权力不平等的表征。

细究之下，“接触地带”的这两种观看模式得以立基的几个前提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接触地带”扮演的是工具性导向的分析概念的角色，因其周边聚合着“接触”“权力不对称”“异质性”等概念，除在后殖民语境外，较高负荷性的特征使其能够摆向诸多问题域，有性别研究，如皮克斯（Pickles）和罗斯戴尔（Rutherford），有历史研究，如德里克对中国与西方历史交互问题的研究；有教育学研究，如沃尔夫（Wolff）对教育实践中师生关系不对称的研究；有后殖

民研究，如奥尔森（Olson）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写作学位之间的关系，马库斯·维贝克主编印度殖民时期以及殖民影响下噶伦堡作为“接触地带”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将“接触地带”放置在“工具”导向的范畴中，并没有从“空间”范畴本身去讨论“接触地带”，而第三空间可以提供一种解决路径。在“空间、知识与权力”的三元关系中以“空间”为驱动力，而非权力编排空间与知识，“接触地带”获得了其本身的“空间性”而非是权力或知识的指派，“接触地带”从工具性的分析概念直面自身的“空间”维度。

其次，将“接触地带”视作工具性概念的第一前提下，认定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文化是异质性的，差异必然导致对抗与暴力，后现代主义对这一前提的质疑与批判则可以将“接触地带”引向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性”；最后，将殖民帝国时期的文学作品视为艺术与殖民帝国意识形态合谋的工具，在此基础上，赛义德把“感觉结构”看作巩固帝国海外殖民意识形态的美学机制。这种将“感觉结构”单向度化的简单倾向，忽视了“感觉结构”自始至终极力强调的基于实践的交互性。丝路可以看作广义的“接触地带”，而丝路审美重视文明交流与互鉴，重视差异性、包容性以及交互性，丝路审美的空间性特征俨然可以成为“接触地带”审美维度的有力例证，以此反驳将“感觉结构”简单化、定向化的倾向，

一、后殖民语境中的“接触地带”

“接触地带”是语言学家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接触地带”的艺术》（Arts of contact zone）¹一文中创建的术语，来指称文化相遇、碰撞、彼此纠缠的空间。借用语言学中的“接触”之意，表明不同语言的人的交流和即兴维度，这种语言通常被认为是混乱的、野蛮的、缺乏结构的。作者将其原始语境聚焦在殖民背景，专指帝国遭遇的空间，也就是在地理和历史意义上分割的人们彼此接触并建立不间断关系的空间，通常涉及高压政治、种族不平等以及棘手冲突的情况。²“接触地带”概念的分析对象是殖民时期的旅行书写，她要以这个概念为工具来分析殖民帝国建构意义的的能力，并在后殖民的问题域中批判帝国权力单向度运作以及想象的机制。

去殖民化的努力首先要将帝国权力的运作进行祛魅。用符号话语理论挖掘旅行书写的具体文本、理清符号表征机制以及中心边缘的想象方式，以及作为艺术的旅行文本如何被帝国意识形态利用等。普拉特重视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

¹ Pratt 是名耶鲁大学教授，负责指导现代思想研究项目（Director of the program in Modern Thought and Literature），该是在1990年，在耶鲁大学举行的学术研讨会的讲《Arts of contact zone》发表在1991年期刊，由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出版

²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旅行书写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0页

为批判帝国知识垄断，普拉特使用了文化互化⁶和自传式人种志概念。文化互化即描述从属或边缘群体对支配或宗主国文化传输给他们的材料进行挑选和构建的方式，批判知识的单向度生产与流通，注重交互性；而自传式人种志，指被殖民主体试图用与殖民者的术语结合的方式表征自己。如作为被征服的他者回应那些宗主国表征抑或与之对话而构建的文本。这种文本是文化互化的结果；强调异质性，即不可读。超越意识形态控制的地方所在之处，即以具体的文本作品来打破帝国意识形态无远弗届的“本性”。自传式人种志是“接触地带”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粗麻布画就是自传式人种志姿态的表征，将宗主国话语的元素文化互化并创造出为宗主国接受而涉及的自我肯定。⁷可见材料的表达力根植于“接触地带”文化间机制以及殖民主从关系的历史⁸。

此外，中心与边缘的结构镶嵌在帝国意识形态的流通中。以欧洲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构想方式与森严的等级观同构，以此为前提对待“接触地带”则主要有两种想象形态。一是将殖民前沿的“接触地带”理解为“域外风情”，也即将其自然化，在旅行书写中将“与自然遭遇以及其转化成博物学的过程，构成叙事的平台”。自然风光旖旎，边缘群体的意义只是扩充了人种学的知识，相应的文字表述以视觉经验为主要呈现方式，遂成为欧洲中心“帝国之眼”以其自身为中心俯视四周及边缘的构想模式。文本表现上多以静态的文本、图画等呈现，交错的、复杂的、非均质的内容被排斥在外，之于人的感知系统而言，其他感知系统则没有对象，人的多感知系统受到限制与压抑。

等级与二元对立沿着中心与边缘的模式展开“合法性”的伪装。旅行文本的主人公常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出现，当他以异质文化的代表身份进入当地时就会出现自然观的差别；前工业文明时期的经验在进步论下被排置在落后话语中，当地农民的自然观与欧洲博物学家的自然观交锋之后，其理解方式仍然囿于高下进步之桎梏。进步观念涉及一种对过去的假设和对未来的预言，立足于一种历史阐释，一种目的论式的奔赴，同时也就为所谓的“文明进程”做出合法性变化。⁹这种构想方式是把“接触地带”当作实体的物理空间，期待的则是用欧洲的科学、可计算性、可数量化等实验方式去认识当地的人，殖民当地的“人”成

6

“文化互化”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多明戈斯·奥尔蒂斯提出的概念，旨在文化互化(acculturation)和文化宿(deculturation)这两个简化转移方式中取得平衡与协调。Ortiz, Fernando.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Transcultur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in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97-103, 1947/1995.

7 理查德·普特著《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M]. 方力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9月，第83页，粗麻布画见82页。

8 理查德·普特著《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M]. 方力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9月，第54页。

9 约翰·希勒著《帝国之眼》[M]. 范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页。

为物种学意义上的对象。基于“主位”的民族志书写也是如此的观看方式，这是在帝国权力作用于空间布局时的一种联想方式。

另一种则是“虚构”的镜像。对欧洲以外想象图谱的生产联合“启蒙者”与“施舍者或慈善家”的正义叙事，为帝国扩张的修辞合法性辩护；中心决定边缘的思维方式使得边缘成为单向度的确证“他者”，由此帝国处于一种镜像的“自恋”、知识的“自恋”之中。以反征服为修辞策略，即欧洲资产阶级主体在维护欧洲霸权的同时，用来试图保护其天真无辜的表征策略，一种“天真”“无辜”策略得以构建。叙事上表现为感伤叙事：“感伤的同情开始沿着欧洲商业的动脉流动，寻找其受害者”，阐释欧洲人感伤复原的方式，诉诸于域外空间的自然化、奇物化等手段。可见席勒的“感伤的诗”的洞见，只不过不在殖民帝国之内，而是在“殖民前沿”的“接触地带”，以一种域外想象的方式复原欧洲工业文明给人的挤压和失措。在主题上是性和奴隶制；“生存文学为展现跨文化接触的交替、相对化和禁忌结构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语境”，对一些越界性的情节是允许“存在的”，因为文本的存在本身假定了帝国主义意义上正确的结果，因为欧洲人虽经历磨难，但一直能幸存下来，故事也永远是从返回的欧洲人的角度讲述。¹⁰ 感伤文学成为表征殖民关系和帝国前沿的有力模式，第一人称主体性的修辞、移情作用的普遍运用等共同参与建构了“想象的共同体”，即旅行书写文本发挥了安德森所分析的小说在共时条件下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巨大作用¹¹。

“接触地带”作为空间、知识与权力交织的依托，可以有效分析殖民语境下的文化交流，提供一种给帝国意识形态“去魅”的理论通路，即松动帝国主义对想象和知识的控制，并创造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并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批判把民主、解放的叙事包装成正义修辞，以及帝国意识形态扮演高级的“启蒙者”角色。简言之，“接触地带”作为工具性感念瞄准的对象欧洲旅行和探险书写，“去殖民化”是它的宏观烛照。

二、第三空间语境中的“接触地带”

20 世纪末的空间转向重新思考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以列斐伏尔和索亚为主讨论第三空间无限的开放性为主要理论贡献。上文分析了“接触地带”的两种主要观看方式，“自然化”的方式把“接触地带”当作有待认识的实体空间，而其中的人与物则在殖民语境中被纳入博物学的学科

¹⁰ 阿瑟·詹姆斯·阿普斯《帝国旅行与文化》[M] 方力宸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第12页

¹¹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曹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1-33页

范畴中，也即异文化被理性化、学科化了；其次，“欧洲行星”的中心边缘模式，将“接触地带”构想为一种“虚构”空间，而作为“他者”则很大程度上成为欧洲中心的自我投射，知识的自恋与自我身份的自恋。同时也造就了世界“主人翁”意识，扮演“世界警察”以纠偏，知识生产、流通的单向度必然造就帝国“主人”意识，是创造帝国“国内主体”的重要工具。¹²

提要钩玄这两种“观看”模式，可用作为实体的空间与作为构想的空间来概括。在索亚看来，二元论的空间底座引出的两种空间观：空间既可以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通过纯粹数学被标示、分析和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一种观念形态的表征；第一空间作为物质的、可感知的空间，认识论则是数学的、定量的，要求建立一种空间的形式科学，人的空间性主要通过其物质形态并在物质形态中来界定¹³，对应“接触地带”中殖民帝国的第一种认识方式，即自然化，而走向博物学；把空间当作物质形式根源的解释模式则有这样几种，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产与再生产，经济理性下的“最省”原则，现象学和阐释学在文化信仰和人性中等寻找根源。这些解释模式几乎都属于非空间的变量，也即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因素导致了空间（变量）的变化。因果链条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即从历史发展、阶级意识、经济理性到空间实践的构造形态，有可能出现单向度的决定论，此链条的其他方向可能被忽视。

第二空间则偏重构想的因素，即偏重于话语分析而非实体物理空间，在“接触地带”则为帝国的自恋式想象。此外它还可以指用艺术对抗科学、对抗大写的理性，它假定知识生产的前提是通过话语构建的空间再现完成，从构想的地理学中获取观念，随之投射到经验世界，如上文提到的《新编年史和好政府及正义》，反表征霸权的方式；第二空间下沉之后就变为符号空间，对符号的编码和解码就成了主要的阐释方式。图像和再现要来安排和打造现实，能指获得了游戏的机会。在这种“观看”空间的方式下，其解释模式被归结为人性或文化认知结构，或归结为“绝对精神”，“被划归到几乎无限种类的只要与观念作用有关的方面以及介于中间的意识之源”¹⁴。要么强行控制空间知识的生产者就成为了认识论的裁判员，容易导致错觉认知，要么摆向了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这种认识论的理想化也容易导致霸权，把第二空间移植到统治空间，监督

¹² 珂勒碧特著《欧洲行星与文化》[M]. 方方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第1页

¹³ 索亚《第三空间-在洛杉矶真实地带的旅程》[M]. 陆扬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 第6-97页

¹⁴ 索亚著《现代性-重批判地理学》[M]. 王斌译.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第90页

控制着现实的实际空间。索亚把第二空间的认识论称为现代主义认识论，“接触地带”在“第二空间”的观看下则成为后殖民的批判对象。

这两种空间观看方式要么是“不透明的幻象”要么是“透明的幻象”，都不能真实地处理空间问题。索亚和列斐伏尔都认为这双重幻象的原因可以有两个思考方向。第一，都深深植根于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自然与社会、中心与边缘、本土与全球等二元论的哲学底座中。“接触地带”夹杂的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思维正是双重幻象的表征。因此，空间的、历史的、社会的三元辩证法就成为第三空间的哲学基础。其次，对于时间的关注由来已久，“一切发生在时间里，因此本质上是历史的”¹⁵。索亚将福柯的异托邦称之为第三空间的微观，福柯批判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自康德后哲学家们关注时间，空间遭到遗弃¹⁶。诸如康德对时空的重建，启发了把现象按照时间序列处理而非排列于空间结构。他把时间类比为线，“用一条延伸至无限的线来表象时间序列”¹⁷，时间是最为根本的内直观形式，时间的能动性与人发展进步的线性逻辑相符合，柏格森把时间被看作是充满生命力的，充满了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活力；福柯的“人之死”是主体之死，即笛卡尔以来的作为知识基础的绝对主体之死。此外，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将空间和地理作为经验主义的历史舞台被编织到背景之中，空间则被看成固定的、僵死的，是偶然的背景。对空间的关注转而寻找在时空中最基本的秩序形态，重新寻找知识得以建立的历史先天性基础，即知识得以在其中确立的秩序空间。不同于康德从人的主体出发关注人的能力的“先天性”基础，他要揭示“认识型”，即阐明任何理性价值或客观进步的认识论领域，揭示各种经认识的结构。认识型即为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词如何存在，以及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

对这两个基础原因的反驳构成了三元辩证法的基础。面对二元论则引入他者化---第三化。二元论的诱惑造成一切形式的简化论，二元论的思维把意义缩减成两个术语、概念或要素之间封闭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在二元对立中引入一个他者或第三化，非此即彼的对立逻辑被解构。二元辩证与不能“同时性”的矛盾律相关，索亚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立基于时间序列，而他者化不是源于二元的简单叠加，而是“源于对它们所假定的完整性的拆解和临时重构”，也即对二元或者二分所假定的完整表示怀疑。在辩证推理空间化的背景

¹⁵ 索亚《第三空间-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判》[M]. 陆扬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8月, 第9页

¹⁶ 福柯《权力谱系-福柯访谈》[M]. 严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¹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第9页

中，才出现了一种叠合的时刻，即“一切都在空间问题当中”。辩证法不再依附于时间性，摆脱时间性结构，揭示空间的矛盾，如精神空间到社会空间、中心到边缘的具体矛盾中，是关于空间生产的知识¹⁸。对辩证法进行重组组成三元辩证法，对“他”性彻底开放，对空间知识的持续扩展和彻底开放，也就不再依附于时间性¹⁹。

三元辩证法是第三空间的哲学地基。后现代主义对知识合法性的拷问以及对同一性逻辑的颠覆是第三空间的养料来源。引入他者化---第三化来反对二元论，用空间化反驳“时间的霸权”，于是第三空间被描述为这样一种存在：在第三空间中，主体性和客体性成为主体间性，真实与想象、精神与肉体都汇聚在一起，最大的特征就是无穷的开放性。列斐伏尔把社会空间概括为感知的、构想的、生活的空间，第三空间即把握观念、事件、表象以及它们的意义在不断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空间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²⁰。空间也不是实体或者外直观形式，而是社会关系存在的场所；陆杨认为它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沉默的、目不可见的多元空间。其中边缘的、沉默的、难以表征的成为第三空间的显著特点。

“接触地带”的原始语境强调帝国意识形态笼罩下的裂隙与边缘，其中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通过某种机器或机制，而影响被“传唤”的个体，“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²¹ 文学作品是语言的结晶，而“语言既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宣言---是说话者据此而思考的范畴---又是对它质疑或推翻它的基地。”²² “接触地带”中被建构的边缘身份以及被同一性逻辑清洗掉的差异接通了第三空间。自传式人种志作为一种边缘随笔组成了差异构成的空间，表征的生活空间重构为抵抗的场所，如瑚克斯《家园地方：抵抗的场所》；第三空间是差异的集合地，其中种族、性别，民族，年龄，殖民地都可以是斗争的范围。哈维称，激进的开放性和刻意边缘性，处理种种压迫和不平等形式的策略，其瞄准的靶子就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

第三空间在空间性、历史性（时间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中强调无穷的开放性，以往对这三者关系的讨论引向了三种本体论。引入空间化之后，它采

¹⁸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Trans by Frank Bryant.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76, p16.

¹⁹ 爱森尼亚《第三空间---去殖民和再想象地之旅》[M]. 陆杨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8月, 第7页

²⁰ 陆杨《第三空间理论》[J]. 现代主义研究, 2005.02

²¹ 阿隆索著《哲学与政治》[M]. 陈编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99页

²² 雅各·勒著《地理学》[M]. 李昭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第3页

取的批判的态度使空间性和历史性的相互影响问题化。对空间性和历史性之间关系被问题化之后，也即第三空间获得了出场的机会。索亚称历史主义也强调开放性，但仍然是时间之内，并没有处理好空间性与历史性（时间性）的辩证关系。历史的修辞性把历史引入到一种解释的诗学，历史和文学一样始终在真实与虚构的层面上来表现真实世界。元历史性充满多样性以及众多隐匿的经验、无法译解的编码和难以解释的事件。²³对不可说之事以及难以表征、裂隙、缺省之处的开放仍然是在时间层面上的开放性。“接触地带”在引入空间化之后，同样时间性的问题被空间化，如所谓的边地“是由普遍性时间（现代性）中的主流价值在差异性空间（地方）中不平衡播散的结果。”²⁴可见普遍性时间的价值观笼罩差异性的地方造就了边地，线性的、均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影响历史叙述，均质则走向重复，压制差异，如本雅明对真理星丛化的关注，则是对时间暴力的敏锐觉醒与批判。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的生产仅仅是生产出了差别性的空间”。²⁵

列斐伏尔把空间当作社会关系的存在，由此沟通历史性和社会性。社会关系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留下烙印，并同时生产着空间²⁶。空间的生产，“不再是空间中进行的某种物品的生产、某种东西的生产”。²⁷不是空间的表现，如数学上的表现，也不是空间的碎片，包括认识论的空间。空间的生产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在对资本主义分析时，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的社会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工具化并在整个空间中维持这个统治，它有如此的过程机制：“人们由在空间中进行的物品的生产，过渡到了对整个空间的生产，后者包含了前者，并且以前者为前提”；“接触地带”是殖民地社会关系的存在形式依托，不仅包含帝国自身的自恋幻象，也有关于实体的“不透明幻象”，社会、空间与历史的三元辩证法将“接触地带”带出了诸多二元分裂的泥沼，真正获得其“空间性”。

列斐伏尔认为“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空间与身体的关系也即身体秩序成为打破二元僵局的解释通路。“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²⁸。活的身体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在逻各斯的统治下，精神的和社会的被分割开，实际的与构想的，

²³ 索亚《第三空间-洛杉矶和真实世界的旅程》[M]. 陆扬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8月第26页

²⁴ 刘先《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J]. 文艺评论, 2018年2月

²⁵ 韩非著《在野地》[M]. 李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第25页

²⁶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129

²⁷ 韩非著《在野地》[M]. 李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9页

²⁸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405

主体的与客体也被分割。外在的缩减为内在的、社会的缩减为精神的，哲学概念陷入“无身体的符号”范畴²⁹。对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则又可以拓展到福柯的异托邦概念。福柯关注权力的空间化，特别是在规训意义上，而索亚将异托邦称之为第三空间的微观。

福柯首先梳理了空间观念，中世纪的空间是等级场所的集合，直到伽利略提出空间的广延消除了空间的等级，简言之，“定位的空间”到“广延的空间”³⁰，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关系性建构起来的生存性位置又代替了广延性”，即“我们的空间是在位置关系的形式下获得的”，或者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空间是被生产的”；以巴什拉为代表的现象学空间理论，还是处在先验主体哲学的问题域中，因此福柯说现象学的分析涉及的是内部空间，而福柯要讨论外部空间；“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的位置。”³¹ 乌托邦即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是不真实的空间，是完美的社会本身，同社会的真实空间是颠倒关系。异托邦是真实存在的场所，“可能在每一种文化里，在每一个文明里，还存在一些真实的地方---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在建构社会的进程中形成---它们类似于某种反地点，这是一种表现活跃的乌托邦”³²。

殖民地起到异托邦的作用³³，异托邦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的作用。异托邦与镜像理论结合，通过“他者”来确认自己，于是“真实总是通过虚拟的他性空间反向建构起来”。他者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幻象，由此他者对于主体的认识功能需要分层讨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旅行书写过滤掉了原住地的许多风俗，返销回帝国的“接触地带”的书写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帝国意识形态的自恋，而边缘地区成为幻象的表征，由此幻象和自恋结合。殖民地成为理想的实验室，“令人赞叹的、绝对安排得很好的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中，的确实现了人类的完美”³⁴。文化自恋的乌托邦遮蔽的恰恰是他性空间的异托邦；

拒斥起源、否定总体历史线性发展、复归历史细节的效果史观³⁵为异托邦提供了别样谱系学的支撑。指认现实中存在的他性事物，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对现实体制合法性的解构。基于本质来勾勒事物的历史学方法需要重估，因此缘

²⁹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407

³⁰ 福柯《空间》[J]王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³¹ 福柯《空间》[J]王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³² 福柯《空间》[J]王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³³ 福柯《空间》[J]王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³⁴ 福柯《空间》[J]王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³⁵ 张兵《福柯的“他者”》[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月

本质而来的价值也需要重述自己的合法性。强调作为他者的非中心地位，强调“本质”事物的周边。“文化的基本代码（那些控制了其语言、知觉框架、交流、技艺、价值、实践等级的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经验秩序”。³⁶对基本代码的解码工作可以揭示出权力的空间化逻辑，从而反对历史连续性、进步甚至解放等总体历史观的历史主义事先假定了的先验主体的基础作用和构造作用³⁷。人为自然立法的总原则伤害了历史的断裂性以及他者的存在。“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物的相互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网络而在物中被给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³⁸福柯要做的是要使“大量可能的秩序的片段都在不规则事物的毫无规律的和具几何学的维度中闪烁”³⁹

以此来释放歧义性和边缘因素。

异托邦反对同质的、空的空间，关注空间中的各种异质性；异托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异质空间，即现实存在的外部和他处。没有被摆置在同一性理性逻辑的共同场所的东西失去了名称和场所。异位移植⁴⁰则损害命名法则，损害句法，即不仅有语言学上的句法还有事物与认知得以结合的同性的理性逻辑的句法。异位移植解开了事物与认知同一性的神话，创造出一种“异托邦”的矛盾空间，阻碍思考之处恰恰是思考得以转型和重构之处。

“接触地带”在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突破时间性的二元“双重幻象”，边缘、他者、差异、异质、裂隙等与第三空间接轨，其中有反抗叙事、性别表征、区域差异等非常丰富的内容。“接触地带”的生长语境限制在去殖民化的线索中，但就其“空间、权力与知识”的本质关系而言，“接触地带”在第三空间中才获得其空间性。

三、丝路审美空间语境中的“接触地带”

第三空间语境中的“接触地带”得到了其关于“空间性”本身的讨论，拨开了双重幻象的迷雾。第三空间是“一个可知与不可知、真实与想象的生活世界，这是由经验、情感、事件和政治选择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它是在中心与边缘的相互作用（既具生产性又制造问题）下形成的，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是充满热情的、观念的与实际的空间，是在空间实践中，即在（空间）权力不平衡发

³⁶ 福柯《词》[M]. 莫民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年2月第1页

³⁷ 福柯《词》[M]. 莫民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年2月第4页

³⁸ 福柯《词》[M]. 莫民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年2月第1页

³⁹ 福柯《词》[M]. 莫民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年2月第1页

⁴⁰ 异位移植在《词》前使用的概念, 是福柯在《词》中提出的, 并经过福柯的进一步阐释, 从揭示神话让不可见物显

展的领域（空间）知识向（空间）行动转变过程中，在实在意义和隐喻意义上区别出来的。”⁴¹“接触地带”也是可知与不可知相互交织的空间依托，它的审美维度即在于释放认识论的与幻想的压制，使艺术在其中承担不可说性与“神秘”之维。丝路作为联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⁴²，整体而言是多种文化展演的“接触地带”，于此，丝路审美空间就可例证“接触地带”的空间审美特征。商周时期中原已经由河西走廊与西域建立了联系，汉朝规模化以及制度化加速了中西交流。中国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等地，大致途径巴基斯坦、伊朗、罗马、印度等国家，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里希托芬把连接中国和西方的交通网络命名为“丝绸之路”⁴³，联结与互通是其基本的价值维度。

丝路审美空间不关注异质对抗，而是空间中异质的生成性。同一的文化则不断重复，差异性才有互证与生产潜能。后殖民研究已有对文化绝对异质性的批判，

霍米·巴巴借鉴霍尔的分析思路⁴⁴，引入文化“混杂性”概念，反对文化“异化”或文化“归化”，即否认对文化划分界限的方式。界限划分之后必然要面对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异化”和“归化”则成为强调其中一方的表述模式。索亚认为文化“混杂性”概念潜能则呼应着第三空间，巴巴自己也说“混杂性”不在于追溯两种文化的本源，而在于使其他各种立场出现的“第三空间”，引发了意义和表征重新的谈判。⁴⁵把文化异质性或外国情调的撰写釜底抽薪式地用“混杂性”来代替，转译和谈判的“接触地带”正是开启意义的地方，在第三空间，才能避开极端政治，而将我们自己表现为他者。⁴⁶“接触地带”在巴巴的“混杂性”概念的重构下摒弃了文化异质性以及对抗的理论推论而成为空间意义开放的地带。

丝路审美文明互鉴的基本立场有助于克服各种“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偏向，否认把绝对的异质性当作交流的起点，批判单向度的决定论与“原教旨主义”。“丝绸之路”作为多种文明的“接触地带”，多声部的文化展演证明的是“第三空间”的丝路，即不存在绝对的主体与客体、域外与中心、同质与异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即表现为巴巴所称的一种“混杂性”的状态。

⁴¹ 爱森亚《第三空间-去辖域和再辖域之旅》[M]陆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8页

⁴² [瑞典]林·丝·路[M].汪江桐译,鲁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226页

⁴³ 简·戈德温著《丝路-东和南的交流》[M].吴杰译,上海:上海出版社,1998年1月第4页

⁴⁴ Homi K.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don. Routledge,1994,pix.

⁴⁵ 爱森亚《第三空间-去辖域和再辖域之旅》[M]陆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81页

⁴⁶ Homi K.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don. Routledge,1994,p38-39.

在巴巴看来，“时空交错而产生了差异与同一、过去与现在、内部与外部、包容与排斥等复杂现象”。⁴⁷历史性与地理性的错综关系是中心边缘以及同质异质二元的基础，或者说时空分延的现代性机制造成地方化之间的割据状态。霍米巴巴不同于列斐伏尔以及索亚之处，在于他仍然在时间中思考文化的问题⁴⁸，遂此他的“超越”概念就是要完成一个修正的时间，回归当下来镌刻历史共通性。巴巴对于丝路审美的启发很大，但他的旨归是要在时间超越时空分延，是一种“纵向超越”，即从表面的直接的感性超越到永恒的普遍概念中去⁴⁹，这种“后设论”结构很可能把感性的（审美的）差异性、异质性等给忽略掉，之于丝路审美则应该更加关注“空间生产”与“横向超越”。⁵⁰

“接触地带”在列斐伏尔的视域下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空间化生产表征，也即社会关系存在于空间之中、“接触地带”之中。丝路审美在“接触地带”与第三空间的视域下，横向超越即为思考与追求在“接触地带”展演的审美文化中，从“在场”的东西超越到“不在场”的东西。如唐代《寺塔记》“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小小等写真也。”⁵¹菩萨从男性演变为女性，不仅是经济交往、政治对抗、还是社会交互以及审美互通的表征，是包括审美空间关系在内的依托形式。此外，莫高窟第 419 窟、427 窟，隋朝菩萨像甚至带有胡须⁵²。面对当前的第 419、427 窟菩萨带有胡须的语境，不是简单地以亵渎佛教权威或者世俗化的戏弄来解释，而是追求那些“不在场”的东西。首先，菩萨带有胡子这一静态的塑像的最终结果呈现是非常复杂的文化交织与协商的结果，如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容纳佛像的程度、手工匠人的制作手法、域外运来的颜料、敦煌的人口来源结构以及不同人群的审美喜好等很多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才以如此面貌呈现，也如海德格尔所讲的从显现的东西到隐蔽的东西的追问。⁵³可见，各种差异性的元素交织在一起才把“菩萨带胡子”这种可能性在一段时间内给固定下来，其中充满了歧义性，或者说共同生成了以敦煌为空间依托而来的“接触地带”的感觉结构。

“接触地带”的去殖民化中，赛义德用“感觉结构”来分析小说等形式参与以及巩固帝国意识形态的作用。“感觉结构”成为一个负面的分析机制，通过想象

⁴⁷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1-2.

⁴⁸ 在《文化》开篇，他引用《春秋左传》的话：“这书钟在耳中，每种大闻必从闻解而思。谓《文化》等”

⁴⁹ 张英著《符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⁵⁰ 张英著《通外的丝路审美》[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⁵¹ [唐]段成式著《酉阳杂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页

⁵² 敦煌研究所著《莫高窟艺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⁵³ 张英著《符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0页

与认同与殖民话语合流。但是，丝路审美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空间的场域，正如“接触地带”拥有第三空间的特质，列斐伏尔的再现的空间（可以说是“第三空间”）包含着第一、二空间；他们与社会生活的私密的或底层的一面相连，也与艺术相连，保留再现空间的部分不可知性并且需要通过艺术的洞察力来补充，⁵⁴也即丝路审美获得了在“接触地带”依托下释放不可见因素以及解放因子的潜能。此外，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用类比的手法来界定第三空间，将第三空间称之为典型的戏剧空间（theatrical space），在虚构和真实的观众反应之间，在其中演员、观众、角色、剧本和作家一起来到，但是并没有变成一个整一的东西。在其中有感知到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就叫做第三空间⁵⁵；类比到戏剧空间以此定义第三空间需要观澜溯源，而艺术的、活态的、物质的、事件的戏剧空间正是丝路审美文化的属性特征⁵⁶。

赛义德对“感觉结构”的去殖民化使用有简单化的倾向⁵⁷，而威廉斯在创造此概念之处就指出，“一种临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需要结构化的界定，即“界定为一套有着种种特定的内部关系---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紧张的关系的‘结构’”，即“感觉结构”⁵⁸。这个概念自诞生之初即矛头直指经济决定论的偏颇，而指向它与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关注的是“所有体验到的紧张感、变异性、无常性，所有这些都与不均衡和混杂性有关的纷乱形式，都在同那些化约作法的术语相对抗”⁵⁹，表明人不是被动的如白纸被刷上文化印痕，同时人也参与意义和价值的建构。

赛义德没有过多关注“感觉结构”的相对独立性，“感觉结构”是处理群己关系的一个有力工具，不是如康德在先验主体哲学中提出的“共通感”，虽然康德自己也承认共通感不可能“作为经验可能性之构成原则”，而只能是“有一个更高的理性原则使它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调节性原则，即为了更高的目的才在我们心中产生出一个共通感来”⁶⁰，但它仍然服务于先验主体哲学，而威廉斯则在实践的总体基调下关注交互性，即“感觉结构”“它是一种文化假设，而且这种假设又总是要通过交互作用回到那些实际例证上去”⁶¹，丝路审美强调交互与流通，丝路作为一种广义的“接触地带”与沿线人民的“感觉结构”相连，不是为“偷窃历

⁵⁴ 赛义德《第三空间-去殖民化与真实地带的旅程》[M]陆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6页

⁵⁵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188.

⁵⁶ 张进《丝路审美的属性特征及其意义》[J]. 思想战线, 2019年, 第1期

⁵⁷ 赛义德著《文化批判》[M]李昆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0月,第6页;赛义德著《帝国的边缘:小说、梦境、建构、感性与自我》,中国福瑞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⁵⁸ 威廉斯著《马克思主义》[M]王勃厚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41页

⁵⁹ 威廉斯著《马克思主义》[M]王勃厚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37页

⁶⁰ 邓晓芒著《康德批判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0页

⁶¹ 威廉斯著《马克思主义》[M]王勃厚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42页

史”寻找概念化的机制和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域外想象提供“合法性”的学理依据，而是在充满差异与异质的“接触地带”中交互影响。

“感觉结构”对应的是丝路审美空间中的活态空间与活态文化。列斐伏尔将活态空间 (lived space)、感知的空间和构想的空间三元辩证关联。索亚将活态空间与第三空间基本等同起来，lived space 在《第三空间》一书中多次用 third space 替换，⁶²活态空间解构的正是双重幻象，在丝路审美空间上，即突破“表征的丝路”与“丝路的表征”之间二分所致的幻象。丝路审美强调鲜活的体验，即在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扫视与筛选过后，留下来的正是那些异质性的活态空间，也即丝路的“活态空间”正是“表征的丝路”与“丝路的表征”不能规范化的空间，换言之，正是这一活态空间作为基底，“丝路的表征”与“表征的丝路”的二元才有可能得以建立。活态文化是威廉斯用来指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人才能完全了解的文化⁶³，强调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也即只有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才是文化的“可认知主体”。丝路审美的活态文化也只有生活在丝路审美空间中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丝路的表征”拘泥于文本性、表征性以及前理解的选择性不能理解活态文化的当下性。“活态文化”是在历时性上去讨论，对应到丝路上，则是对一去不返的时间的理解，而“活态空间”在列斐伏尔这里衍生于共时性的三元辩证法。二者方法指向不同，但具有广泛的通约性。在丝路审美的空间化中，感觉结构对应的就是活态空间与活态文化。

其中，关于物的意义的增衍与脱落以及地方化的过程即是明显表征，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从印度经过西域传入中国之后，历经千年演变，形成了中国化的造型。西域而来的凹凸法形塑的早期北魏古朴典雅的形象，中期北周形变为妩媚、娟秀的少女、贵妇，盛期在唐代受到宫廷舞蹈和仕女画的影响，技艺成熟、体态优美、造型生动，晚期宋元时代，创新不足，程式化特征明显，设色浅淡。⁶⁴印度飞天的在地化转而成为中国飞天，其中飞天形象的形变参与着飞天意义的增衍与脱落。从佛教形象到世俗化、宫廷化是“中国路线的表征”，然而还需要“横向超越”到多元系统之中，概言之西域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叠合构成的审美场域，多元文化共同参与了交互的“感觉结构”的构建和巩固，从而在“接触地带”的空间依托下析离掉赛义德对“感觉结构”简单化以及政治化的解读。

⁶² 张进《活态文化与第三空间》[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9月

⁶³ 威廉斯《关键词》[M]. 傅译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第8页

⁶⁴ 樊锦诗、郑欣著《敦煌·飞天》[M].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0年9月, 第6-48页

丝绸之路作为广义的“接触地带”内涵非常丰富。“接触地带”作为空间以及空间意象把丝绸之路纳入到空间的审美当中，丝路文化的异质性不是政治殖民与对抗的前提，而是作为异质性元素在“接触地带”中相互协商、熔铸生成的过程；丝路审美也不是艺术和政治合谋的空间，尽管伊格尔顿等人提出过美学是理性的殖民，认为意识形态是文化表意活动中争夺话语霸权的过程。“感觉结构”也不单单是某个意识形态的反映，它强调交互性以及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在现实意义上能够推动丝绸之路的事实建设。文明互鉴不是偷窃历史以及简单的概念化，也不是中心边缘的构想模式就能一劳永逸，甚至雷蒙·施瓦布宣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的“东方文艺复兴”，以反驳文化财富根植于欧洲文化的心脏的武断。

总之，“接触地带”析离掉把文化异质性当作对抗与挤压来源，以及把“感觉结构”当作帝国政治意识形态与艺术合谋的分析性工具之后，其作为地理的、社会的空间可以在丝路审美的空间依托中得到例证，“感觉结构”成为强调丝路交互的理论拐杖。植根于实践意识的“感觉结构”，能够有效地颠破基于空间地理想象的幻象，爆裂审美异托邦的自恋与那喀索斯的迷雾，臻致“事物之所是”，还可以规避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以及简单化倾向，阻止压抑歧义性与可能性因素，并在“活态空间”的视域下横向超越，释放“接触地带”（丝路审美）的歧义性因素与可能性，为文明互鉴与前进敞开事物自身而烛照裂隙、缺省以及边缘，成为解放的先锋。

结语

“接触地带”的“前世”承载着较高负荷的后殖民内涵，并且其周边聚合着“文化互化”“自传式人种志”等概念，旨在去殖民化的后殖民语境中承担分析性工具的重任。“接触地带”可以简单化的理解为实体地理空间，而成为计量与测算的形式科学的一部分，地域性的、当地性的文化或者观念形态的内涵则成为社会文化空间的元素。去殖民化的两种努力则从以上两种理解方式之不足而生长出来，用自然化的眼光扫视殖民前沿，“接触地带”被简单化为博物学与人种学的依托空间，变成一种“不透明的幻象”，相反，以异托邦或者构想的空间来镜像自身，又容易陷入身份建构的自恋循环而导致“透明的幻象”。双重幻象始终把握不到真实，作为殖民前沿的“接触地带”与殖民帝国本身都在这双重幻象中不能抵达事物自身。刺破双重幻象而臻致“真实”需要对“接触地带”作新的理解，后殖民语境将“接触地带”视为服务去殖民化的分析性工具，在“空间、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当中，“接触地带”（空间）居于被支配地位而从属于知识与权力关系

的从属逻辑，而“接触地带”本身应该是空间范畴，直面其本身的旨趣就走向了第三空间，从而在“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中消解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释放“接触地带”的歧义性义素。

依萨义德之见，“感觉结构”巩固了帝国意识形态在“接触地带”的想象与偏见，相反“接触地带”与“感觉结构”的交互性可以通过丝路审美空间得到例证。丝路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接触地带”，丝路审美强调交流，“感觉结构”重视交互。歧义性、异质性、差异性文化元素在“接触地带”中展演，非帝国意识形态对抗的空间，而是丝路沿线人民的活态空间，是丝路沿线国家、民族、社会交往互鉴的集体结晶，是“感觉结构”升华到“审美共同体”空间依托。此外，丝路古今之别，技术是一尺度，丝路审美又可以走向赛博空间，如：韦斯顿·玛（Winston Ma）赛博空间的丝路（《The Silk Road in Cyberspace》）讨论当代技术对于丝路研究的影响，在虚拟与真实以及拟像的讨论中推进丝路审美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M]方杰 方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4月。
- 2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M]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9年8月。
- 3 约翰·伯瑞·著《进步的观念》[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
- 4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
- 5 爱德华·苏贾·著《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6月。
- 6 阿尔都赛·著《哲学与政治·下编》[M]。陈越编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7 乔纳森·卡勒·著《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8 勒菲弗·著《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 9 福柯·著《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

- 10 福柯.著《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1[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M].江红, 李佩娟, 译.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年。
- 12 简-皮埃尔-得雷格.著《丝绸之路---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传奇》[M].吴岳添, 译.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年11月。
- 13 张世英.著《哲学导论》[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 14 张进.等著《融通中外的丝路审美文化》[M].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年7月。
- 1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吾叻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4月, 第21-33页。
- 16 唐].段成式.著《寺塔记》[M].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年5月。
- 17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第二卷》[M].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
- 18 威廉斯.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 周莉, 译.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
- 19 樊锦诗主编. 郑汝中.著《敦煌解读: 飞翔的精灵》[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 20 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 21 乔治.E.马尔库斯, 米开尔.MJ.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王铭铭 蓝达居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出版社, 1998年。
- 22 威廉斯.著《漫长的革命》[M].倪伟,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第58页。
- 23 张进.《论丝路审美文化的属性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J].思想战线, 2019年第4期。
- 24 陆杨.《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J]后现代主义研究, 2005.02。
- 25 张一兵.《福柯的异托邦: 斜视中的他性空间》[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月。
- 26 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 译, 世界哲学, 2006年第6期。
- 27 刘大先.《“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J]文学评论.2018年2月。

-
- 28 张进. 《论“活态文化”与第三空间》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3 月。
- 2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 30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31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Trans by Frank Bryant.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76.
- 32 Mary Louise Pratt.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91.
- 33 Ortiz, Fernando.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Transcultur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in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97–103, 1947/1995.
- 34 Markus Viehbeck *Transcultural Encounters in the Himalayan Borderlands: Kalimpong as a “contact zone”*. Heidelberg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7.